# 《弃猫》最沉重的两件心事

## 藏着村上春树

◎烨伊

《弃猫》最初于2019年发表在日本杂志《文艺春秋》上，是著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回忆其家族及历史的散文。后来作者反复考虑，认为这篇文章不论内容还是文字风格都很特别，不适合被收入自己的其他作品，于是决定为它配上插画，在2020年单独出版日文版。2021年1月，这部作品在中国大陆发行，是村上春树时隔三年的新作。

书中，村上首次完整记录了自己父亲的一生、回忆了自己的成长经历。这在他过往的作品中是从没有过的。作品在日本出版，即刻便掀起舆论界的轩然大波，并且不仅日本如此，在中国也搅动了一股不寻常的热潮。究其原因，是村上的父亲曾经参加过二战，曾以侵华日军的身份来到中国大地上。这是《弃猫》一书的第一条线索。

### 第一条线索：侵华的历史问题

自村上春树以其第一部长篇小说《且听风吟》获第二十二届日本群像新人奖出道至今，他的作品逐渐由最初的轻快如风，转变成如今夹带大量隐喻的模样。完成“青春小说家”向“国民小说家”转变的路上，他从未放弃以文学思考当代日本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，其中也相当多地提到了那场战争。

1982年出版的《寻羊冒险记》中，村上便开始有意地追寻历史。1985年出版的《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》中，他以寓言的方式描写一名二战老兵主动交出记忆和思想。1995年出版的《奇鸟行状录》更是明确地提到战后的责任与反思。2002年出版的《海边的卡夫卡》中，村上塑造了老汉中田这样一个在二战期间离奇地丧失记忆，从而获得与猫对话的神秘能力之形象。2009年出版的《1Q84》中则借人物之口指出：“剥夺正确的历史，就是剥夺人格的一部分”。2016年出版的《刺杀骑士团长》中提到，二战时期，画家雨田具彦的弟弟读大学时反复被征兵（读过《弃猫》后，你会发现这段经历和村上的父亲很像），战争结束后在家中的阁楼上自杀。从中，我们可以看到村上对历史的艰难探索，和在直面危机或寻求疗愈中的摇摆。

村上在《弃猫》中写道，父亲去世后，足有五年时间，他抵触去调查父亲年轻时的经历，原因在于他担心父亲是否参加过南京之战。在父亲生前，他不愿直接向父亲打听这件事情，父亲也不愿向他提起，两个人就这样相互沉默着，直到父亲撒手人寰。

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今，这是村上第一次明确地将家族历史写在书中，展现给世人。抛开隐喻，也不以虚构的方式赋予登场人物或好或坏的结局，他只是坦白地书写父亲的罪责和自我的伤痛。完成《弃猫》后，他在访谈中提到对这部作品的情感：“这一次，我拼了命将它写出来，作为一个写作之人的职责。”《弃猫》中对历史详实的记录令人想起村上另一本同样独特的纪实作品《地下》；对自己与亲人毫无遮掩的讲述令人想起《当我谈跑步时，我谈些什么》；在“我们应当如何接纳历史”这一点上的强烈观念输出，则令人想起被定位为“村上春树首次明确对世界表达看法”之作的《无比芜杂的心绪》。而在《弃猫》之前，还没有哪本村上作品能够同时具备这些特点，这足以见得本书的属性之复杂、内容之独特。

如果说，写作之于村上是一种疗愈，那么我想，通过这一次叙述，他终于以直面历史的方式，直面了这个纠缠自己半生的命题，化开了那根久久“鲠在喉咙口的细刺”。对村上的老读者来说，这本书无疑是意义非凡的一本；希望了解村上的新读者，也不妨从这本书向前回溯，从《弃猫》入门，或许会明白他藏在小说中更多的心事。

### 第二条线索：纠结的父子关系

另一条线索，是从村上的父子关系来展开。也许就连熟读村上作品的读者也未必知道，这位作品中经常出现咖啡、爵士乐的作者，竟出生在一个佛教世家。他的祖父是京都名寺的住持，那座寺庙至今还由村上的堂兄弟管理。村上的祖父让每个孩子都接受相关的教育，几个孩子中有一多半都考取了僧人资格。

在村上的记忆中，他的父亲举止温文尔雅，爱好俳句。但生在战争年代，原本喜爱学问、自幼又受到佛教熏陶的他不得不投笔从戎，想必人生中留下了不少遗憾。他有意将自己的遗憾交由儿子完成，村上却从小对学问没什么兴趣。对此，村上直言：“这一点似乎让父亲有些失望。”

父子之间的隔阂从那时开始，慢慢扩大，到后来竟演变到父子两人长达二十年没有见面的地步。直到父亲去世前不久，村上才终于和他在病床前面对面地交流，完成了一场笨拙的和解。又在父亲去世后，一点点查询史料，拜访父亲生前的朋友，慢慢拼凑出父亲完整的形象。

亲子关系，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人们难以避开的命题。很多时候，亲子关系中的问题不取决于父母和孩子本身，而与时代大变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村上和父亲就是如此，他们之间隔着战争与和平的鸿沟。而书本之外的我们这代年轻人和父母之间，则被日新月异的大数据时代分隔开。不曾亲历战争，但宏大世界的瞬息变化却牵动着细枝末节。就拿刚刚过去的2020年来说，疫情不知改变了多少普通人的命运河道。当时代的灰无差别地落在每个人的头上，大多数时候我们能做的，仅仅是接住如山的悲喜，然后等待生命吹出的缓缓的暖风吹进心里，等待内心花费漫长的时间与遗憾和解。

**（注：本文作者为《弃猫》译者）**

# 他花了42年时间跟踪一个自由的灵魂

◎叶克飞

“（1960年代的鲍勃·迪伦）在他的拥趸与诋毁者当中都激发了程度极为强烈的个人参与，以至于人们不允许他成为偶然现象。世人渴望一个征兆，他们曾经围绕在他的身边，只为等待他丢下一个烟蒂。一旦他真的这么干了，他们便悉心分析他扔下的东西，寻找其中的重要意义。可怕的是，他们真的能够找到——而且它也的确非常重要。”

这是《谈鲍勃·迪伦：精选评论集1968—2010》一书序言中的一段，作者格雷尔·马库斯随后写道：“这就是我成为作家的起点。”

格雷尔·马库斯是美国文化批评家、乐评人，被誉为“第一代摇滚评论家的先驱”，也是“跟踪”鲍勃·迪伦数十年的人。《谈鲍勃·迪伦：精选评论集1968—2010》如同一部以鲍勃·迪伦为主的美国流行音乐文化史，并且跳出音乐范畴，探究美国社会风潮的变迁。

鲍勃·迪伦当然值得书写，他绝非一般的流行文化代表人物，而是一个从创作到人生，恰恰与美国、与大时代、与无数风潮重叠的人物。当他在舞台上吸引着一代美国人的目光时，不但继承着美国的过去，展示着美国的现在，还预言着美国的未来。

鲍勃·迪伦也从不缺乏记录者，但无数人来来去去，唯有马库斯坚持了数十年，与自己所记录的人一起度过跌宕时代。

正如《纽约客》所言，“他（马库斯）仍是一个绘制地图的人，时而描绘乌托邦，时而描绘末日。他仍在旧地图上搜寻新的天地。”

这幅地图过于复杂，以至于许多人无法读懂。此书译者董楠就坦言：“马库斯的书是有一定阅读门槛的，需要一定的理解力和知识储备，或许还需要一些耐心。”

董楠还在译序中这样描述鲍勃·迪伦：“同任何在人生早年登上巅峰且幸运或不幸地未能英年早逝的人一样，持续终生的诅咒随之降临。曾经顺势将他推向高空的时代巨浪开始了足以令人粉身碎骨的下滑；曾经如同火山喷发般的灵感开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一寸寸枯竭；早年的成功巨大阴影更是始终笼罩在他头上。他，一个如今已是近乎江郎才尽，被后辈视为恐龙的狼狈中年人，依然要在这个吉米·亨德里克斯、詹尼斯·乔普林、吉姆·莫里森于27岁死去；‘披头士’无可挽回地解散；伍德斯托克的纯真被阿尔塔蒙特的血迹葬送；在伊甸园之梦已经醒来的世界里寻找自己、失败，再一次寻找自己、然后再一次失败。他曾经尝试赞美家庭生活，最终却以（两次）离婚告终；他曾经尝试赞美信仰，最终还是向平庸的事业心投降。他曾经一次又一次令世人也令自己失望，然而始终没有停下跋涉的脚步。”

在这段路途上，“有少数同样自由坚韧的灵魂，他们并不过于靠近，只在一定的距离之外，以热切而又严厉的心情始终旁观，并且以文字或其他载体，做了宝贵的记录和见证”，比如马库斯。

马库斯对鲍勃·迪伦可并非只有赞誉，书中的记录甚至从一句“这是什么鬼”开始。多年下来，除了鼓励与赞美，马库斯还贡献了数不清的指责和担忧，那些批评毫不客气，却可视作最深沉的爱与尊重。

这一切基于最深的了解，在马库斯的文字中，鲍勃·迪伦不同时期的作品乃至细节，总因马库斯的发散性思维而隔空碰撞，建立种种联系。要做到这一点，就要摆脱“在生活中听音乐”的方式，而是要将音乐当成生活本身。

也只有这样，才能在音乐中感知世界的变化、社会的变化，还有自身心境的变化。简单点说，便是同一首歌，在不同的年纪听来会有不同的认知。

马库斯在书中这样描述自己对61号公路的认知：“1965年，第一次听到鲍勃·迪伦的歌《重访61号公路》，我目瞪口呆。刹那之间，它在我心目中成了一条神秘的道路，一个充满显圣与幻象的地方。那条公路离我生活的地方足有两千英里，它显然成了一个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的地方；歌中说，在那儿，如果你知道该怎么去看，你就能够看到一切业已发生。61号公路是宇宙的中心。鲍勃·迪伦是想说，如果你用足够的努力去思考和观察，就能理解整个人类历史，一切故事和句子的组合都在你眼前展现，大路就是你最了解的那条道路。这首歌爆裂开来。”

这样的震撼，在多年后有没有变化？有左翼倾向的马库斯已经知道，“在美国音乐里，‘大路’其实是一个建立在阶级、性别歧视与种族之上的狭隘主题”，但是，有些情绪不会改变。

在马库斯看来，鲍勃·迪伦是从二三十年代布鲁斯与乡村歌手的传统中走出来的：离开这个地方，来到公路，离家乡五百英里，不知道去往何方，把一切都抛在身后。没有人能像这个来自明尼苏达州希宾小镇的优雅的中产阶级犹太人、大学辍学生这样，如此令人信服地实现这样的目标。

所以，当马库斯自己驾车在61号公路上走上一趟时，尽管“感觉跟开在任何公路上没有两样，什么也没发生”，但“这首歌依然没有失去一丝一毫的力量，至今也是如此”。

而且，它并非只是一首歌，“大路”也并非一个单纯的空间概念，它意味着方向，也意味着失去方向。
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鲍勃·迪伦与马库斯真可算是“天作之合”。被许多人视为无法解构的前者，正需要天马行空般的后者来书写。当音乐不仅仅是音乐，马库斯从社会学与历史文化等角度的切入，一方面能够回答人们脑中的问号，一方面又增加人们脑中的问号，就像鲍勃·迪伦的音乐那样。

当然，还要感谢深度乐评的时代，相比旧日的单薄，60年代未恰恰是乐评开启严肃化的时期。面对此前无法被书写的鲍勃·迪伦，这个世界找到了接近正确的书写方式，也找到了最合适的那个人。

下载北京头条App
让现在告诉未来

编辑/罗皓菱 美编/路姚辉 责校/房霞 成岗强